

收取高昂的服务费用,服务内容“看人下菜碟” 高价找机构帮填高考志愿,真的有必要吗

“一些机构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收取高昂的服务费用,且定价不透明,服务内容‘看人下菜碟’,存在价格欺诈的嫌疑。某机构推出高达数万元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声称可以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指导,但多名家长反映只是简单地提供一些通用的填报建议,服务内容与实际宣传严重不符,且收费高,感觉受到欺骗。”

志愿填报是高校招生的重要一环,由于家长、考生与高校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高招志愿填报似乎已变成“技术活”。那么,志愿填报服务是门怎样的生意?有必要购买吗?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志愿填报市场鱼龙混杂,有机构声称300元就能成“规划师”

在天眼查上搜索“志愿填报”相关公司,结果显示共有2651家,其中近一年来新成立的公司接近50家,大多数为个体工商户。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4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及就业前景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近九成

考生愿意选择高考志愿填报服务;2023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达9.5亿元,预计2027年将增至12.2亿元。

巨大的盈利空间催生了众多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记者在某网购平台上搜索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看到众多标价从100元起的“一对一辅导”选项。然而,进一步询问详情后,一家名叫“某联盟辅导”的机构却给出了一个价值2580元的订单。对于师资力量有疑问,店家回应称,其志愿填报指导老师均具备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但并无专门简历。当被问及有无可供参考的详细案例时,店家也仅含糊地表示每年都有不少成功的辅导案例。

此外,记者了解到,市场上涌现了诸多针对“高考志愿填报指南规划师”的培训视频课程,这些课程往往借助某网红志愿填报博主全套课程的知名度来吸引潜在学习者。记者咨询了某家提供此类课程的机构,对方表示他们提供从报名到考取的全程服务,并强调由于平台限制,沟通需在微信上进行;甚至,只需花费300元,学员便可获得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认证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规划师”资格。然而,记者并未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搜

索到“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这一机构。

有偿志愿填报服务作用不大,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自己

那么,高考志愿服务是助力还是鸡肋?记者对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采访。



邓女士的孩子2023年参加高考,她当时选择花钱报了志愿填报辅导机构。

邓女士告诉记者,在孩子高考前一年到半年这个时间段,她所报机构会定期开展一些与志

愿填报相关的免费讲座,“我经常去听,觉得他们讲得不错,价格也还可以,所以选择了它”。在出分之后,机构会帮助考生适配“冲、稳、保”的院校,对考生做性格测试、匹配适宜专业等。不过,从结果来说,她直言“没起多大作用”。

深圳大学附属中学黄同学的父亲最近正在自己着手孩子的志愿填报。他表示:“一方面是因为志愿填报机构‘水很深’,几

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质量也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报志愿牵涉到孩子自身的需求和想法,这些机构不如父母了解得多。”在黄先生看来,家长应扮演引导的角色,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自己。

各类信息官方渠道都有,匹配个人情况合理填报志愿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苏敏表示,随着新高考改革和高等教育的普及,考生和家长对于选择合适院校和专业有更多的期待,更注重个性化发展和职业规划。苏敏说,“考生和家长还是要充分结合考生自身兴趣、性格、分数和排位等信息,通过意愿学校官网发布的招生政策、招生计划等信息,合理填报志愿。”

苏敏介绍,考生及家长应重点了解学校招生政策,比如招生章程、招生指南、招生简章和专业特色,这些均可通过官微、官网、学校宣传片、新闻媒体等渠道获取;同时应了解录取批次及往年分数、排位,考生可登录目标学校招生网查询或查阅各地高校志愿填报指南等资料。

另据记者了解,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都非常人性化。考生每个批次都可填报几十所甚至上百所院校,只要不是特别离谱,基本不会漏填错填。

据《羊城晚报》

外出打零工 搭车上下班

冷藏车中8名女工窒息身亡

临近午夜,兰南高速平顶山站附近的加油站拉起了警戒线。

这座加油站位于高速口500米处,临省道,附近有食品厂和汽车4S店,再往周边则是几个村庄。6月15日当晚,加油站附近的人和村民都听说加油站“出事了”,纷纷在午夜赶来。

据“6.15”事件联合调查组通报,河南平顶山叶县一辆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载人,车厢内8人窒息昏迷,经抢救无效均不幸遇难。

经当地村民和家属证实,事发当天,遇难的8人都是家牛肉厂的临时女工,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加油站是她们每日通勤的集散地,有车在这里统一接送她们前往距离加油站约12公里的厂区。

遇难者家属和牛肉厂其他女工表示,这并非女工们第一次乘坐冷藏车。不同的是,这次冷藏车的车厢中堆满了货品。

搭冷藏车上下班

“(下班)还得多长时间?”6月15日晚上8点59分,平顶山市洪庄杨镇洪东村村民杨谷给妻子发了一条信息。

十几天前,他50多岁的妻子经同村人介绍到一家牛肉厂做临时工。早上6点50分左右,妻子便出门骑上电动车前往家附近的加油站,再和其他女工统一坐车约20分钟到十几公里外的工厂。返程也是同样,工人们先一起坐车返回加油站,再各自回家。

6月15日晚上10点左右,一辆车牌号为豫DJ103F的轻型

厢式冷藏货车违规载人,行驶至叶县洪庄杨镇境内(兰南高速平顶山站出口西500米加油站)时,司机发现车厢内8人窒息昏迷,迅即拨打120并进行紧急抢救。

当晚坐在这辆冷藏车驾驶舱的村民张梅是最早发现出事的人之一。她和杨谷妻子一样,在牛肉厂打零工,以前也坐过冷藏车下班,但她因为晕车从未坐过车厢。她称,15日晚下班,由于车里货多,另一位村民则和她一起坐在驾驶舱,车上除司机外,一共有10名女工。

她记得,那晚打开车门发现车厢8个人都晕倒了,她连忙把两三个人搬到地上,后来在闻讯赶来的周边村民协助下,又把剩下的人都移到了地上。

当天晚上,附近村子的村民李广一接到亲戚的电话:“加油站好多人晕倒,有人没呼吸了。”李广一是年轻人,接受过急救培训,在接到电话后匆匆赶到现场。夜里10时许到达加油站,李广一看见一角的地面躺着8个人,现场还有三四名医护人员和几名附近的村民。

李广一立刻查看情况并开展急救,但没来得及确认这8个人是否还有呼吸。现场灯光微弱,他打开手机电筒查看,发现8人都有相似的症状:嘴唇发紫,嘴角有呈红色的呕吐物。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李广一给其中三人实施了心肺复苏,但都没有苏醒的迹象。

当晚,李广一注意到陆续又有近20名医护人员赶到实施抢救。

多位在加油站周边工作的人看到,15日夜里,加油站拉

起了警戒线,还有救护车来来去去。一名附近企业的员工称,当晚乘坐同班冷藏车驾驶座的女工曾向该企业夜班保安求助。

临近午夜,杨谷赶到加油站时,躺在地上的8个人已经不见了。他不知道妻子被送到了哪家医院,便向县城的几家医院打听。直到凌晨1时左右,他才在叶县人民医院见到妻子的遗体。

据“6.15”事件联合调查组通报,截至16日3时,冷藏车车厢中的8人均不幸遇难。

上下班的集散点

张梅50岁左右,已经有了些白发。事发后,她到派出所做了一整晚笔录,清晨五六点才回家。她被吓坏了,事情过去了几天,情绪仍然低落,在家休息。

8个在事故中去世的人和张梅一样,是在平顶山市高新区一家名为“吴锐肉食品店”的牛肉厂干活的临时工,都是加油站附近村庄的村民。张梅说,厂里女工并不是一直都坐冷藏车上班的,只是偶尔乘坐。

记者向周边村民、家属等核实,洪庄杨镇、洪东村、曹李村、白庄村都有村民在此次冷藏车事故中遇难。

和吴霞同村的王艳在这次事故中遇难。她们住得近,年龄差不多,因此相熟,端午节还曾一起买菜。有时吴霞会托王艳从厂里买一些优惠价牛肉。

车厢缺氧之问

事发遇难女工们务工的“吴

锐肉食品店”牛肉厂位于平顶山市高新区。天眼查公开资料显示,吴锐肉食品店成立于2023年3月,经营者为朱永昊,以从事批发为主,属于小微企业。朱永昊还经营有另一家公司,名为平顶山浩之锐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万元,成立于2020年2月。

6月18日,记者多次致电上述公司公开电话,均无人接听。

同日下午,记者前往该地址看到,一处门店招牌写着“吴锐品牌牛肉食堂”,门店橱窗已被白色栅栏封闭起来。距离该门店十米远处有一排疑似用作厂房的房屋,门口招牌写着“平顶山浩之锐食品有限公司”。

该地址门店和厂房正门紧闭,另一端的入口拉上了警戒线。但厂房仍有机器运作,发出声响,有两人出入搬运货物。警戒线附近放置着许多白色泡沫箱。

事发当晚在现场参与急救时,李广一曾看了一眼车厢,里面也是堆满了白色的泡沫箱,箱口用胶带封了起来。张梅曾在现场告诉他,8个人是在车厢里晕倒的,车厢里的泡沫箱子中存有货物和干冰。

有村民认为,事发当日车厢内存放了大量干冰,或因存放不当生成二氧化碳导致窒息死亡。截至发稿,该说法暂未得到官方证实。

打零工的女人

“吴锐肉食品店”牛肉厂在当地没有什么名气,也并非规模较大的企业,但在短视频平台

有不错的流量。短视频平台一个名为“吴锐肉制品旗舰店”的账号,认证主体为平顶山浩之锐食品有限公司。截至6月18日,该账号有23.7万粉丝,发布的内容多为一位男主播宣传线上店铺售卖的牛肉产品。

王艳是这家工厂的熟手。吴霞说,曹李村这次遇难的3个人里,王艳和另一位女工隔三岔五趁着农闲,已经在这个厂子干了好几年。

她觉得,王艳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牛肉厂的活辛苦,工资也不高。早上7点去晚上6点下班,一天100元,如果加班超过一小时再另加20元。按天计算,每月发放。

但吴霞理解,找周边的厂子打零工是一些人不得已的选择。她说,王艳家唯一的儿子二十多岁,有智力残疾,不会做饭,照顾不了自己。另一位同村在此次事故中去世的女工家丈夫也患有疾病,孩子才13岁。家住洪庄杨镇的一位遇难女工的亲属说,她成年的女儿和丈夫都在外打工,她本人则留守老家照看未成年儿子。

6月18日,吴霞听说王艳的遗体昨夜被接回村里了。这天,王家聚集了许多亲戚,拿小板凳坐在门口。他们不愿意多谈这件事。

吴霞想去看看王艳,但又犹豫着没去。“怕心里不舒服。”说起已逝的邻里,她眼眶红了红,去洗了把脸。

(杨谷、吴霞、张梅、李广一、王艳为化名)

据澎湃新闻